

新西部小说丛书

然后在狼印奔走



秘密森林里的
酝酿着一个古

江洋才让

JIANG YANG CAI

RAN#HOUZAI#ANGYIBENZOU



读者出版集团

DPGC.L

敦煌文艺出版社

新西部小说丛书

然后 在狼 印奔 走



江洋才让



读者出版集团

DPGC.L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然后在狼印奔走 / 江洋才让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468-0024-0

I. 然… II. 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123744 号

然后在狼印奔走

作 者 江洋才让 著
策 划 王忠民
项目负责 王 跃
责任编辑 汪 泉
装帧设计 石 璞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76(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270
书 号 ISBN 978-7-5468-0024-0
定 价 17.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引子

这样的结果不是我能接受的。我躺在松林里，感到左腿肿胀得难受。我是被诅咒过的：因此，我知道被蛇咬伤，势成必然。我的喘息粗重起来，浑身热得像一个发烫的铁炉。刚才，我用一条皮绳扎在伤口的上方，可是现在，我发现这不起作用。肿块已漫到了皮绳的上方，头晕目眩的症状开始出现。我感到口渴。我感到血液的流速好像加快。蛇毒，使血液发疯了一样地在我的身上奔跑。我的血液变成了老虎，它使我的心脏开始痉挛。我想叫喊，可是出不了声。于是，我的双手开始撕扯起身边的青草，我想自己肯定要死了。只有将死的人，才会使手指不受自己的控制。我看到它们像十条蚯蚓在草地上弹跳，它们是那样的苍白，它们是那样的义无反顾，它们的挣扎，使我将身子挺了起来。

刀，不知什么时候就握在了手中。我并没有想到要把刀子拔出来。可是，刀子却千真万确地被我拔出来了，它的光芒暗淡了，它只在我的伤口上划拉了一下，就有乌黑的血液流了出来，它从刀口中漫漶，浸湿我的裤子，流进了我的牛舔鼻式藏靴。我感觉不到血液的温度。我再次想到自己肯定要死了。死亡总是像狗一样闻着气味寻来。我听到了血液流在地上的声音：淅淅沥沥。也许这只是幻听，是耳鸣带来的结果。我真的不想死去，可是我无能为力。对于死亡的认识，我在春光灿烂的时候从未想过。我，现在不得不闭上眼睛：也许，这就是目前对于我来说，面对死亡的最好的办法。

死亡，我在心中默默说出这个词眼。一个意识就像一根绳索一样缓缓地套在了我的头上。我感觉有风吹动着它，它在我的头上晃荡。我想不出什么理由回避它。睁开眼睛是松林，是我肿胀的左腿，还有，被风撕碎的云朵中穿行的鸟雀落在我眼里的影子。这些情形容易使我执迷。闭上眼睛，记忆像我经常在树皮上打着的记号一样出现。是的，我经常在办完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在树皮上留下记号：这些记号没有人能看得懂。就像树写给自己的年轮，水流写给土地的沟壑，冰层写给冬川的雄奇。真的，记忆像羊群一样地大面积涌现了！我看到了我出身的村庄：掩映在白杨树里，被炊烟和恩怨纠缠。还看到了我的母亲：她从我家的石头垒筑的屋子里出来，然后，向着我出走的那个方向张望。其实，我的母亲早在五年前就去世了，我身上只有母亲留给我的血，还有双手上几道离奇的掌纹。

然后在狼印奔走

.....

▲

于是，村里人说：“谁要是碰了她的身子，谁会倒霉。野人已在她的身上下了咒，她永远属于那个野人！”

“你们看，她一点都不痛苦，这说明她根本就不爱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她的心里只有那个野人！”

还有人看见每到深夜，就有一个高大的要弯腰进入房间的人进入我家。他和母亲疯狂做爱，母亲的呻吟和亢奋状态下喜极的哭泣引得村里的狗们狂吠。人们说，那个人就是野人，也许，那两个倒霉鬼就是他杀的。因为，他俩都莫名其妙地死在路上，脑部都有被石头砸过的痕迹。但是，村里人知道这只是推测，再者，对于野人的恐惧心理，使得他们小心起来，小心得仿佛要把自己的影子藏起来。

他们不知道母亲的姓名。

我也是一样。她的名字似乎被人们忘怀了。他们或她们总是面露鄙夷的神色称呼她为那个野人的女人。

“那个野人的女人！”

母亲听到我向她讲起这事时，脸上就露出了不屑的神色。也许她全部的幸福和骄傲就在于此。她站在房顶上，嘴里嚼着曲拉。双眼平静地看着远方。远方的云朵之下，山冈之上是不是站着她期待中的人。

母亲说：“日努朵交，你知道山的背后的背后的背后有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

母亲说：“那里有你的故事和你的女人！”

我说：“母亲，我不想离开你，而且，这辈子我娶到村长的女儿色吾拉嫫就可以了。”

母亲笑了笑：“傻孩子，色吾拉嫫根本就配不上你，因为你的身上流着的是高贵的血。看看你自己与众不同的掌纹你就知道了！”

我说：“那为什么村里的人总是瞧不起我们？”

母亲笑出声来：“因为他们是自以为是的傻瓜。”

我说：“阿妈，我的父亲长得什么样？”

母亲没有回答我，只是放肆地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又引得村里的狗们一阵狂吠。母亲站在房顶上张开双臂像迎接风一样地迎接了一束和煦的阳光。她穿

着一袭黑色布面的藏袍，一根细小的银链悬在腰间闪动着一道白花花的光亮。她刚洗过的头发被风吹得飘荡起来，像一面黑色旗帜。一种叫做嘎斯阿的青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村里的女人不知道这个用煮过的嘎斯阿草根的水洗头的方法，我在色吾拉嫫的头上也没有闻到过。我知道这种芳香会使闻到它的人陷于迷醉，但我知道，除了母亲之外村里没有任何女人配得上使用它。

2 色吾拉嫫

色吾拉嫫的确是喜欢我的。她曾私下里告诉我，她喜欢我就像喜欢自己的衣衫。我知道这种感情是不能长久的，就像衣衫旧了随时会被丢弃，就像被丢弃的衣衫引不起人的任何眼泪。让我深明此理的不只是我自己，还有村里唯一愿意和我相处的人：老汉普巴丁。他时常会背着村里人和我在白杨树林里交谈。他喜欢在一口铁锅里煮茶。他喝完茶时，会把茶叶在嘴里咀嚼，然后，满嘴散发着茶叶的香味，离去。

早晨，他在林子里小心翼翼地推醒我。

“日努朵交，你昨夜没有回家吗？你睡在林子里就不怕林妖来打搅你吗？”

我睡眼惺忪地说：“没有哪个林妖敢打搅野人的儿子！”

普巴丁干笑了几声，又开始支起他的铁锅。

接着，我听到了铁锅底下柴火在噼啪作响。听到了锅里的茶水在被它逐步烧热。

普巴丁接着说：“是啊，林妖只是传说中的事情。只有野人才是实在的。你知道吗，凡是接触过野人的女人，她们在那一夜的兴奋之后就不再喜欢和俗世中的男人相处了！”

我冷淡地说：“是吗？”

普巴丁饶有兴致地说：“是的，首先，他们的阳根就比一般人的长。可以纵入到最深处，特别细微敏感的部位。那个部位只需轻轻一下，就会有长河泛出。你知道吗！”

我更加冷淡地翻转身躯，以背部对着他。他要是识趣是不该再继续这个话题的。

可是他偏不。

“嘿嘿，听不下去了？是不是我的话勾起了你内心潜藏已久的东西。你是野人的儿子，相信你的那个家伙也不差，来，让我看看。大爷我见多识广，见过在天空中飞翔的飞马，就是没有见过野人的家伙，来，快点！”

我笑出声来。

他也倒在地上打着滚笑了起来。

然后，他坐起身来。“我说日努朵交，我看出村里的一个姑娘很喜欢你，要我说出她是谁吗？”

我说：“我知道，不用你费心了。”

“你和色吾拉嫫是不会有结果的，但是你可以试着占有她，在你这个年纪，如果没有女人来锻炼你的身手，是很命苦的！”

说完，他又开始狂笑起来。

他的笑容在这个夏天，很容易地就让我联想到了生长在山谷里的野山菊，那种怒放此刻已充分地显现在了他的脸上。

我扭过头去，不再看他。因为我知道，这并不好笑，但我决不回避这种话题。因为我是健康的。女人这种东西，已经开始在我的心室里不住地晃动了。女人这种东西，看来已经在我的生命里可贵起来。我不拒绝任何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些过往的生命的种种迹象比我的身世神秘，比我在任何时候的低语来得重要。

色吾拉嫫真的就成就了我。尽管她不愿意让村里人知道这层关系。但是，我从她在各种场合看我的眼神中知道她迫切地需要我。那种眼神，如果让我复述的话，我会说，她犹如在欣赏着一件隔世的器具。她的眼神里似乎会探出一个触角把我的每一寸肌肤抚遍。我真的害怕这种眼神。这种眼神告诉我，她内心的窟窿是永远也无法填满的，她只要稍稍的一闭眼，我就会感到稍许的安宁。她总是会安静地尾随我进入白桦林的深处，咬着嘴唇，悄无声息，像是我的影子，但又不像我的影子那般忠实。我知道，她会离开我，因为在她的意识里她是村长的女儿。而且是村长家里唯一漂亮的女儿。漂亮，是女人的一种筹码，她会使一个女人平添上几分傲气。但是，我的母亲却不喜欢她。母亲，每

每与她在村道上碰面时，她都会扭转身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母亲在以她的背影无声地拒绝她。色吾拉嫫这时也会毫不在乎地朝母亲消失的那个方向轻巧地吐口唾沫。然后，在唾沫上踩上一脚，留下一个清晰的脚印。

第一次，她跟着我进入白桦林时，恰值一帮官差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寻人。他们穿着一致统一的服装：土黄色的皮袍上镶着红布宽边，而且，他们的左耳上都戴着象牙制的大耳环。表情凝固得像揉皱的岩石。他们之中个子最高，脸最黑的那个，看见急匆匆的色吾拉嫫就伸手拦住了她，他询问：姑娘，有没有看到一个带刀的白胡子老头？色吾拉嫫不屑地回头看他，我们村里的白胡子老头几乎人人都带刀，因为，他们的牙齿都不行了。他们吃肉必须要靠刀子把肉割得细碎些才能吞咽下肚。说完，她转身要走。那个大个子官差，用刀拦住她，我是说，莫多！知道吗，传说中赤红飞马的主人莫多。他的刀子，刀柄是用一段熊皮缠裹的，知道吗？我不许你奚落我，我只要你告诉我有没有看见！他的刀尖已经碰到色吾拉嫫的下巴。色吾拉嫫依然平静地告诉他，我的回答和所有的村里人一样，没看见！然后，她不经许可就朝着白桦林的方向走了。那个大个子官差无奈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发呆。他的部下们跟他一样也是一无所获，他们围着他商议了良久，然后，跨上马向着村子的东面疾驰而去。我看到马蹄踏起的尘土，滚滚而起，继而又被风给吹散了。

于是，我继续往前走。在我的记忆里白桦林好像有十种香味。现在，我必须深深地呼吸，以致我的腹腔里充满十种香味。

我知道色吾拉嫫已经跟在了我的身后。我知道越是靠近我，她的呼吸会越来越粗沉。她几乎要被地上斜伸过来的植物的藤蔓绊倒，她趑趄着，她扶住树干，她看到我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她被激怒了。她想，这个野人的儿子，竟然狂傲到无视我的存在。村里村外，还没有人敢对我这样。不行，我得叫他停下来。我听到色吾拉嫫在背后大呼小叫。我没有理睬她。直到她的声音有些嘶哑，我才转过身去。

我走到她的身边。我说：“叫我吗？即便是野人的儿子，也有自己的名字！”

色吾拉嫫气喘吁吁：“我说，你从哪里学得这么傲气！我叫你那么长时间，是个聋子也能感觉到。可你，可你，这是干吗啊？！”

“我以为你不是在叫我！因为，我的名字不叫喂，而叫日努朵交。”

“我不叫你，难道是叫鬼吗？你看看这个林子除了你我，还能找出第三个人吗？”

我不说话了。我知道在这种时候不说话是最好的回答方式。

“瞧瞧，我都出汗了！”色吾拉嫫的语气明显地软了下来。

“你能帮我擦擦汗吗？”

“喂，说你呢！怎么像一个木头人。”说着，她把一块白布伸到了我的面前。

我毫无意识地接过白布，动作有些机械地开始帮她擦汗。她说，这里。我就擦向那里。我擦拭她的面颊时忽然间就产生了一种怜香惜玉的情绪。我看到，她的鼻头上积着细密的汗珠，我就用白布轻轻地在她的鼻头上碰了碰，鼻头上的汗水就全部被吸收到了白布上。我的这个举动明显地使她的态度更加柔软起来，她闭上了她的眼睛。我知道她在享受这个过程。当我擦完她的整个面颊时，她说，还有脖子。她的脖颈宛如一段白银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的手开始颤抖。她竟然为此笑出声来。她说，那就再颤抖些吧！我简直就要无地自容了。我尽量地掩饰着自己的慌张。我说，好了。就停了下来。她说，还有。她敞开了袍子，竟然没穿内衣。上身就露在了阳光下。那么晃眼。那么地让人想去抚摸。我说，你这样合适吗？她说，你这样瞪圆了眼睛地看，难道就合适吗？说这话时，她依然闭着眼睛。但是，她内心的那只眼睛却睁开了，它从里到外地观察着我。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血管开始贲张，热血涌动。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不顾一切地解开她的红绸布腰带。我随手把它往上一丢，它就挂在了树上。红绸布被风吹得晃动。这个时候，我已经把她掀翻在地。……不愧是野人的儿子，我竟然像一个老手一样地把她舞弄着，她的那截白身子一起一伏，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

色吾拉嫫疲惫地躺在地上，我看到有几片树叶落在了她的身上。

我系上腰带。

然后，靠在树上看着色吾拉嫫。阳光温暖地打在我的后背上，使我感到了它的重量。它附在我的袍子上，使袍子的颜色有所变化了。

我突然生出了个想法。我一伸手，便把挂在树上的红绸腰带拉了下来。但由于用力过猛，红绸腰带被撕裂了，它的一角仍然挂在树枝的疙瘩上任风吹奏。

我把它往色吾拉嫫的身上一扔。

红绸腰带飘飘荡荡地落在了她的身上。

色吾拉嫫明显地觉察到了它的飘临，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因着这轻微的重量扭曲了一下，只一下，就停止了。

我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我轻轻地咳嗽了一下。

我冷冷地对她说：“色吾拉嫫，滚。”

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尤其是最后一个词，它将像一枚铁钉扎在她的心上。我想让她的心尝尝铁的滋味。

3 他转身走出我的故事

我和我的影子走在回家的路上。现在，我不再去想色吾拉嫫离去时幽怨的神情了。我知道，即使在多年之后，在她平静的尼姑生涯里，仍有我的影子在她的脑海里闪现。可她，会把这种记忆都当成心魔作祟的理由。于是，她会喃喃地念经。她把我的影像当成咒语要攻击的目标，在那一时刻，她认为，心魔出现时的症状正是如此。

普巴丁不合时宜地出现了：他牵着一只母山羊，背后还背着一口铁锅，活脱脱一个疯子的模样。他的花白头发，被风吹得竖立起来。他用手背擦了一下被风吹出的眼泪。然后，一睁眼就看到了我站在他的面前。普巴丁瞪大眼睛盯视着我。他竟然围着我转起圈来，好像多年未见的样子。我显然已是他用脚印画出的圆心。我显然又触动了他异常敏感的神经。

他说：“你今天的样子和以前不一样了。日努朵交，我看出你身体里潜藏的野人气质被激发出来了。不敢想象，气质对于人原来是这么的重要。给大爷我说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沉默。我一沉默就感觉到有鸟的翅影从我的身上划过。于是，我抬头，真的，有一只叫不出名目的大鸟在天空中飞翔。只一瞬，被它的身子挡住的太阳又露了出来，阳光强烈地照射着我的眼。我不由得眯起了眼睛。我无法告诉普巴丁刚才发生的一切。即使我的灵魂允许我出卖自己的隐私，可附在我身体上的体神绝不会首肯我这样做。

我继续沉默，这引发出普巴丁的一声长叹。

普巴丁说：“是啊，长大了，经历可以使一个人迅速成长。昨天，你还是个孩子，可是今天你却是一个男人了。去吧，进村去，让那些人的女儿们仔细看看野人的儿子长大了，然后你会成为她们永久的要悄悄做的梦。这一刻，我感觉自己更老了，从此你的故事里不会再有我了。去吧！”

我想对他说些什么，可是却说不出。

我伸出手还想同以前一样地狠劲捏捏他的手，可是，我伸出去的手，只能感觉到空气从指缝间流过。

像水，又不是水！

普巴丁真的就转身走了。从此他走出了我的故事。后来，我听说他活了一百零八岁。活得头上甚至都长出一个包来。他也像我一样离开了村子。我可以想象到他走在路上的模样：背着一口铁锅。树枝拐杖上长出新芽，他会用手拔去它。他认为，无根的死木上发出新芽，就跟他活了一百零八岁，头上长出包来同样可笑。

我走进村里。以一个野人儿子的傲慢模样。我感觉到了那些目光的变化：她们或他们起初只是在用眼角的余光，后来转变为正视。再后来，停止了手里的一切活动。他们或她们不说话了。似乎，在这个时刻一个意识突然左右了舌头。对于一个美丽女人和野人生出的儿子，先前的任何恶毒的谩骂在这一刻都大打折扣。

我的步伐一致而又准确地丈量着村道。我知道母亲在等我回家：她一定斜倚在门框上，用小刀在削出一个木头小人，她在刻画木头小人的眉目时，会把力道拿捏得恰到好处。然后，她会轻轻地用嘴吹去木屑，用手指抚触木头小人的棱角，并和蔼地同它对话，尽管它一声不吭。尽管被她削出的木头小人足以摆满所有的柜子。但这种对话依然会继续。她的话题永远是：野人以及他的儿子。

4 日子正充满一种香味

母亲在石屋的阴影中坐了很久，以致忘记了我站在她的身后。我听着她的嘴里哼着一支我从未听过的曲子，她的身子也在随着曲子的节奏不住地晃动。我看到她的脑后悬垂着无数细小的发辫。我知道对于她来说，这绝对是一项浩

大的工程。通常，结这样的发辮是要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才能完成的。可是，母亲没有朋友，仅有的亲人，我，对于这个事情几乎是狗屁不通。即便我能行，但母亲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女人的发辮上耗费精力。甚至在编发辮的过程中只要有我出现，她都会支开我。当然，我十分明白母亲的意思，就像明白她为什么喜欢用刀雕出很多的小木头人一样。的确，日子正充满着一种香味。在这种香味里，我猜想母亲坐在石屋的阴影里品味着的是什麼，她可能想起一次遥远的记忆：那时野人还没有出现，更谈不上我。那时她还是孩子，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如何，甚至没有想过以后这个词眼。那时候，她的父亲是拥有十个骡帮的富足的商人，母亲却是个苍白多病的美人。在她的记忆里，父亲每次回来都要把在路上削出的木头小人送给她。然后，在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会抱着那个小木人期待父亲回来。

可是，对于我来说，有关父亲的记忆是空白的。我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我没有母亲那么幸运，她可以借着雕刻木头小人打发孤独的时日，甚至可以想起很多。她沉浸在自己酿造的幸福或者悲伤里，这样的時候，她显得更加楚楚动人。而我心里的哀嚎是没有止境的，就像内心圈养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长不大的小狼，它的悲鸣总是在我落寞的时候发出。它悲伤的独白是我的独白，它蜷在我内心的深处，随时会出来支配我的情绪。

母亲在石头屋子的阴影里转过头来。

这时，她发现自己的儿子有多英武。她猛然意识到一个时刻快要来临了，她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儿子要离开我了，正如喇嘛说的那样。喇嘛说出这个预言的时候，母亲的心犹如浸泡在了冰水中。后来，她的心慢慢地放宽了。她想，一个男人最终应该是走得远远的，远离亲人，远离故乡，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磨炼。可是现在，随着这个时刻的迫近，使母亲心下暗生苍凉。但她的表情依然恬静：仿若处在某个梦中。是梦总会有醒的时候，母亲明白！母亲想到，在没有我的日子里，她是否会很失意。但是她不会离开这个村子，即使死了灵魂也要在这个村子里徘徊。因为她坚信，那个野人迟早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是否还会像以前一样手里拿着一束野花，沉默不言，眼神温柔，他从不向她说一句话，但对她的温存是无人能及的。他竟用一个手势就能使她的内心愉悦起来。

母亲说：“日努朵交，我好像要病了。”

我说：“阿妈，不会的，你的气色那么好，怎么会生病呢！”

母亲说：“日努朵交，明天你去北山上看看我们家的青稞地，这几天，我总是梦见青稞被一群野山羊偷吃。”

我说：“好的。”

然后，我看到母亲从阴影中站起身来非常疲惫地走进屋子。

5 青稞地

我尝试着在北山的一面岩壁中读出秘密。我专注地看着岩壁上的各种纹路，然后，试图用我的方法去解读它。以我未定型的思路来看：青苔还未爬上去的时候，从上面泻下来的是一小股的瀑布，但只几年就干了。水流的痕迹依然留在岩壁上，好像炫耀着曾经的存在。

我看到青稞地在岩壁的南面闪耀着谷穗之光。

母亲梦见的青稞地里有野山羊的问题，显然不是问题了。

我想起这片贫瘠微薄的土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肥沃起来。北山，在我的记忆里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们闭关修行的地方。山顶上排列的众多洞窟就是一个明证。我曾经在一个月夜里看到修行完毕的僧人，从山顶上踩着一束月光滑行而下。他的红色袈裟被上升的气流托举得像大鸟的翅膀。他稳稳地落地，口诵佛号，双手合十，面朝山顶。母亲告诉我，青稞地之所以变得肥沃，兴许是沾了隐修者福气的缘故。可是色吾拉嫫告诉我的却不一样。她说，村里有人看见一个喇嘛在经过北山时，看到了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长出的稀疏青稞，心生怜悯，于是，他决定帮助田地的主人，他捡起一块死去的野山羊的骨殖施了咒，然后扔进了青稞地，因此年年丰收，从这里打出的青稞，颗粒饱满，每一粒都像是包在了铜壳里。但我知道还有一种说法，这依然和野人有关。传闻是：野人经常会在夜间来照料这片田地。他会把各种动物的粪便倒入这里，然后在月光下捡拾地里的石头，天长日久，这片田地足以肥得流油。母亲在听说了这种传闻后，不知是否为了证实什么，她在青稞地旁长满茴香草的地方，搭起了帐篷，可是她的等待或者守望近乎白搭。她在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里，倾听到的

吹去剥离的部分，一粒粒饱满的散发着热气的稞粒出现在映有火光的手掌里。再然后，我伸出舌头把这些粮食舔入嘴里，咀嚼，下咽。我感到自己的精力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有所恢复。今天，色吾拉嫫没有跟来，如果她来了，可想而知我会怎样干！我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这时，我发现刚被我掩埋的那个人就坐在我的对面。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害怕。我猜想是那人的灵魂抛弃他的肉体出来了。

我对自己说，灵魂，没什么好怕的，它只是不灭的意识在光线中折射出的幻影。

我看着他。现在他的面目是那么清晰，一点都没有毁坏。满脸皱纹，雪白的山羊胡子，一双小眼里闪动着火光，我想刚才没看到他的胡子的原因一定是被血给糊住了。

我说：“你出来啦?!”

他微笑地点了点头。然后，从怀里取出一个鼻烟壶，用手拔去塞子，将鼻烟粉末倒在拇指盖上，凑到鼻孔前深深地吸了一下。

我又问他：“你怎么死的?”

他说：“摔死的!”

我说：“从山崖上?”

他说：“不，是从马上，难道你没有听说传说中的飞马吗？在我没死之前我就骑着它在天空中飞行。”

我说：“都死了还忘不了吹牛。”

他用他的小眼睛狠劲地看着我，由表及里。我为了掩饰自己的慌张，用手挠了一下赤裸的上身。一只苍蝇嗡嗡地盘旋在我的头上，这样我有理由避开他的目光。

他说：“没听说过一个叫莫多的人吧?”

我说：“是不是那个传说中的强盗?!”

他说：“我就是！只可惜我现在已经死了。说出去会丢脸的，我是被自己的马摔死的，这个意外会让很多人伤心!”

我对他的话有些不屑：“你把世界看得很温情!”